

说到布鞋，多数人不陌生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、时尚的需要，穿的人却不多了，手工制作布鞋的手工技艺也被渐渐边缘化了。而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“团结北庄手工坊”，几位大娘大婶在“85后”姑娘王亚梅的带领下，重又拿起针线，一针一线地纳着“千层底儿”。雄壮有力的歌曲《团结就是力量》回荡在北庄村，她们将那段红色的历史融入了手中的一针针、一线线。

老布鞋的新传承

□本报记者 杨惠玲/文 张晓峰/图

走进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一个整修一新的展示大厅，王亚梅正在忙着布置展品，展品柜里一双双色彩各异、款式不同的布鞋十分引人注目。一旁有个大土炕，几位大娘大婶或盘腿坐在炕上或坐在炕下的马扎上忙碌着，打袼褙、剪鞋样、纳鞋底、上鞋面……“我们‘团结北庄手工坊’正在和设计公司接洽，准备在纯手工制作的老布鞋中融入北庄村的元素，让款式更加多样，也让游客能有更多的选择。”王亚梅说，北庄村的红色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参观游览的人，未来他们还将进行艺术衍生品的原创设计。

“85后”返乡做布鞋

“1943年，经典歌曲《团结就是力量》就诞生在我们北庄村。”介绍北庄村时，自豪的光芒洋溢在王亚梅的脸上。她是土生土长的北庄村人，2001年离开北庄到石家庄上学，毕业后便留在石家庄工作。今年年初，习近平总书记给北庄村全体党员的回信，让王亚梅和所有的北庄村人一样精神振奋。“现在来北庄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看家乡这片广阔的天地，年轻人回来一定大有可为。”

王亚梅回到北庄村创业，一下子就想到了传统布鞋。“抗战时期，平山团来我们北庄村的时候，全村妇女都连夜给他们做布鞋。现在我们把子弟兵穿过的老布鞋做出来，一定有市场的。”打定主意返乡创业的王亚梅，回村发现不少上了年纪的妇女赋闲在家，但她们都有做布鞋的手艺。王亚梅也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长大、走出北庄村的：“像我姥姥、母亲这样的老人，都会做布鞋，一家老小的鞋都出自她们的手。”自家做的布鞋不仅经济实惠而且舒适养脚。“何不把大家组织起来做布鞋呢？大娘大婶们到我这里做鞋，还能增加她们的收入。”这更坚定了王亚梅自己创业的选择。为此，她走访了多个布鞋生产基地，从原材料到外观设计、从工艺培训到销售渠道，她都做了深入调研和考察。在她的带动下，全村十多名农村妇女经过培训来到手工坊里做布鞋。“这些布鞋一部分销售给来北庄旅游的游客，一部分作为伴手礼被公司定购。”王亚梅没有想到，老布鞋一上市就受到了欢迎。

“这些布鞋都是手工纳制，需要前后几十道工序，三四周才能做成一双传统老布鞋。”王亚梅微笑着给游客推介她们的布鞋，还不忘介绍北庄村的红色历史。

传统技艺不能丢

据考证，中国最早的千层底布鞋始于周代。从山西省侯马市出土的3000多年前周代武士跪像的鞋底上，明显可见一行行规整的线迹，与今天的纳底布鞋完全一致，它表明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，纳底布鞋已经被使用。

王亚梅介绍，千层底布鞋是我国民间一项重要的手工艺技术，也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承载了几千年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。千层底布鞋以棉布为料，环保而且保健，全手工制作，可以提高人们的技艺和审美，既可以将古老技术传承，同时也有利于民俗文化的发展。

打袼褙是纳鞋底的第一道工序。王亚梅说，袼褙质量的好坏决定了千层底布鞋的平整性以及耐穿性等，因此打制平整度一致，硬实、厚度适中的袼褙成为千层底布鞋制作的第一步。冬天是农闲季节，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大娘大婶们搬出饭桌、抬出木板，在饭桌、木板上刷上一层用面做的糨糊，再将平时积攒的布块、碎布头铺在上面，如此反复六七层，拿到太阳底下晒干，就可以做鞋底的坯子了，所以做成的鞋就被形象地称之为“千层底”。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我们打袼褙用的



王亚梅在纯手工制作的老布鞋中融入了更多北庄元素。

也都是全新的棉布，做出的鞋更舒适、更美观。”

“纳制千层底布鞋，要先剪袼褙、包缝鞋边、垫料、纳制鞋底、圈底、纳鞋底。”王亚梅介绍，手工纳底要求每平方寸纳81针以上，一双鞋至少要2000多针，并且麻绳粗、针眼细，加工时要用手工勒紧，针脚还得分布均匀。手工缝绱鞋时，则要求必须紧绷楦型，平整服帖。绱鞋的针码得间距齐整，鞋帮与鞋底的结合要严合饱满。千层底布鞋鞋底的制作，就要经过好几道工序，每道工序都有明确严格、一丝不苟的要求。“一双千层底纳制完成一般都需要一两天的时间。”

纳鞋底还要准备几件必不可少的“装备”，针线、顶针、锥子、小钳子。因为鞋底厚，用针不容易扎透，需要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儿，针就可以轻松地穿过了。顶针的作用是往里顶，小钳子的作用则是往外拉，这边顶进去、那边拉出来，这一针才算完事。

纳好的鞋底还要放到热水中闷软，再用木槌锤平、整形、烘干，这样就使几十层布和十几层袼褙组成的鞋底变成一个整体，穿起来才柔软舒适，而且吸汗、不走样。

“现在由于工业化的发展，传统手工制作布鞋的技艺随着老手艺人的减少而逐渐失传，因此记录和传承这项民间手工技艺很重要。”王亚梅说。

红色传统要传承

北庄村有着深厚的红色历史和优良传统。1947年，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，在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，北庄村成为土改试点村；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，北庄村又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、中央机要处等机关所在地，为北庄村留下了闪耀着光芒的红色历史。

在北庄村村委会正面的墙壁上，手绘《团结就是力量》词曲格外醒目；时常回响的“团结就是力量”歌曲，让人充满力量；在北庄村村史馆，印上岁月痕迹的老照片令人心潮澎湃……

“我们北庄有着这样令人骄傲的红色历史和光荣传统，我们为此骄傲自豪，也有责任和义务将其传承和发扬光大。”王亚梅说，现在的北庄村，平整干净的柏油路、错落有致的农家院，更让村民们感到生活有奔头、精神有追求。

198年前，《团结就是力量》在北庄村唱响；如今，北庄村办农业园区、发展红色旅游、办手工坊……村民们的日子一天一个样儿，北庄村这些年变化让老百姓越过越有盼头。“记得一首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——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



王亚梅创办“团结北庄手工坊”，带动村中妇女就业。



王亚梅从外地请来有经验的师傅传授手工布鞋制作技艺。



一双手工鞋底至少要纳2000多针。

千层底儿，我们要让北庄人做的老布鞋唤醒人们的这种温暖记忆。”王亚梅说，现在手工坊正在和设计公司接洽，准备在老布鞋中融入北庄村的元素，让款式更加多样，也让游客能有更多的选择。“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把北庄村的红色文化宣传出去，把布鞋的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下去。”

葱叶、芫荽炝锅，香味飘飘。立冬后，妈妈就把剩余的白菜腌成了酸菜。

参加工作后，但凡节假日，我总会逗留于园子里播种耕耘，精心侍弄。连续四五年，家里种的小白菜比较充裕。姐姐们在地里还种了一些凤仙花，夏秋时节，娇艳的凤仙花开了，重重叠叠，花香淡淡。工作调动后，我上班单位离家太远，菜园就完全交由妈妈打理。这些年里，妈妈又为菜园增添了一些新品种，譬如西红柿、葱苗、韭菜、菠菜、茄子等，自种自收还自足。现在，二哥又继续操持着菜园，还栽植了一棵核桃、一棵杏树。

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。”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对我们的回报是无微不至的。其实，口腹之欲原本简单，按时吃饱足矣，不必山珍海味、红酒西餐。更何况，吃喝并不是每个人活着的终极目的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喜欢一碟青翠的小白菜，无论凉拌还是热炒，深感充实且满足！

味道

一碟青翠的小白菜

□俞海云

下班路过小区门口集市，瓜果蔬菜琳琅满目。挑选了两三把青翠的小白菜，兴冲冲地回家了。

打开水龙头，把小白菜洗净切段。待锅中油热，立即放葱姜、干辣椒和肉末爆香，继而倒入小白菜翻炒。依序适量撒些食盐、鸡精、花椒，翻炒均匀，出锅盛碟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而后，就着一碗鸡蛋面片等饭食，清香鲜美，吃起来可香哩！

小白菜的茎叶可食，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。“百菜不如白菜。”用小白菜制作饭菜，操作简便，炒、烩、汆、勾芡均可，营养全面，脆嫩清淡，老少咸宜。小白菜还可通利肠胃、润泽皮肤、延年

饭时，妈妈安排我去摘些菜叶下锅，间或拔几株，油泼辣子凉拌着吃。这样，六七平方米地里的小白菜，我们全家一直吃到深秋。妈妈说，今年的这些白菜，顶了大事。吃着小白菜，我暗暗满足于一种劳动的成就感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第二年我上了中学，特意买了些小白菜、萝卜、芫荽、辣椒、豆角的种子。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”清明前后，我把这些菜籽种到院门外的一大块荒地上，到了星期天就去园子里忙活，深耕细作，浇水施肥。遇见下雨天，动用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，从廊檐下接水、水坑中囤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于是，园子里的小白菜等嫩枝绿叶，生机勃勃。做饭时，姐姐们就去园子里拔几颗小白菜、摘些豆角，再掐些

俗事

搂树叶

□晓理

立冬时节，我和老伴儿开车回老家。此时，除了越冬的麦苗，地里已没有庄稼。

下高速，很快便拐上了乡间小路。快到村子的时候，路过一片杨树林，只见林中落叶铺了一地，路旁的浅沟里也堆着厚厚一层。一个老汉抱着鞭子靠在杨树上，正悠闲地看着他的羊群在林间觅食。我和老伴儿情不自禁，异口同声发出一声惊叹：“这么多树叶！”我们心照不宣地想到了一块儿——这么多树叶，竟然没人来搂！这要在我们小时候，可是既不可遇也不可求的……

我和老伴儿都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，都有过搂树叶的经历。那时候，家里不光缺吃的也缺烧的。秋收过后，连埋在地里的茬头都会被人们挖得精光，这地上的落叶更让人当成宝贝，它不光可当柴烧、可以喂羊，还能用来填猪圈沤肥。因此，每到秋风扫落叶的季节，搂树叶便成了人们的重要差事，几乎家家大人小孩齐上阵。

家乡的树品种不多，成行成片的，除了杨树就是柳树，一般种在田间公路和沟渠两旁。

“晓霜初著青林，望中故国凄凉早。萧萧渐积，纷纷犹坠，门荒径悄……”宋人王沂孙这阙《水龙吟·落叶》，似乎不是在述说凄凉之情，却像是应的搂树叶的景。每天，晓霜初著，放着寒光的启明星还挂在天上，大姐便把睡梦中的二姐三姐和我摇醒。揉着惺忪的睡眼赶紧穿衣服。我们都明白，该去搂树叶了，晚了可就搂不到了。村里的黎明静悄悄，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，分明传来这样的信息：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！

大姐推着小车，上面放着布袋和柳筐，还有簸箕、耙子、扫帚。我们来到村边，已经有人把路边的树叶搂成了堆，我们只能往更远的地方去。终于找到一片落叶，我们占据一大段，姐弟四人分别把住两头，用耙子搂着往中间聚拢。我们先把大部分树叶搂成一堆一堆的，再用扫帚把残余的扫起来，容不得有一片树叶遗落。有时候晚上无霜无风，地上的叶子不多，大姐便叫我爬到树上，用力敲打树枝，枯黄的叶子便打着旋儿纷纷落下。十几光天景，家里的树叶便堆成了小山，够羊和兔子吃上一个冬天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是每次都能搂到树叶。有一次，我们起晚了，走出很远，发现地上的树叶都被搂光了。正垂头丧气时，我忽然眼前一亮：路边的沟里有一层树叶没有人搂。我拿起耙子要去搂，大姐却把我拦住了：“这片树叶是人家的，咱不能搂。”我问为什么，大姐指了指树里露出的几根枝条说：“这是记号，说明人家已经占下了，这是搂树叶的规矩。”

跟大姐搂树叶的经历，不仅让我懂得了生活的不易，养成了勤劳的品质，也懂得了做人应该要守规矩的道理。如今，人们再也不用搂树叶了，可勤劳持家的本性和做人要守规矩的道理，却在岁月的枯荣中，在我心里常绿常青。

回

乡情

“偷”枣

□齐淑义

前些日子逛市场，摊位上青里透红的大枣惹我眼馋。摊主让我品尝一下，我随手拿起一个，放嘴里“嘎嘣”就是一口，脆生生那叫一个甜！随即，一段童年的往事被我硬生生地“嗑”了出来。

早年间，家里孩子多，父亲上班几十块钱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。我家哥儿三个，正是“半大小子吃死老子”的年纪，那时候别说吃零食，就是玉米面饼子能吃饱就知足了。

我邻居家有一棵枣树，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可是让人羡慕的。八月十五大枣挂满枝头，红灿灿熟透了的大枣，香飘四溢的气味直馋得人那叫个心旌荡漾。

后来我才知道这棵枣树原来是我们家的。有一年，父亲非要把它锯了不可：“堵心呗！种这树不就是为了吃枣呀，可还没等到枣熟，就被孩子们偷得差不多了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说谁家孩子大人高兴呀？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干脆把树锯掉落得个心里安生。”邻居闻听说道：“栽一棵树不容易，都挂果了锯了更可惜，把树刨了栽我家吧，我来打理，过双节咱们都有份，好歹也能有果子吃。”

枣树就这样被保住了。邻居家发小的父亲就是有办法，他把我们三个顽皮的小伙伴调教得服服帖帖的，挨了板子，长了记性，还让我们每年双节期间都能吃上个饱满的大枣。

那是来年的九月份，我们三个小伙伴每天都盯着树上压弯了枝头的大枣，心里那叫个痒痒。仨人你看看我我看你，心里想着邻居大叔拿鸡毛掸子对我们说话的话：“告诉你们，不到八月十五，你们谁都甭想打大枣的歪主意！”他抖了抖手里的鸡毛掸子：“要是让我看见了，我把你的屁股打成两瓣！”

一天不敢，两天不敢，到第三天我们就憋不住了。我们制定了详细周到的实施计划，只等邻居大叔吃完午饭午睡，我们就快速上房踩脚前行。“孙猴子”来到花果山，累累硕果就在头顶，我们坐在房顶上，伸手就能摘一大把枣，于是乎，“嘎嘣嘎嘣”的脆响不绝于耳，眨眼的工夫枣核就遍地都是了。

还想吃，怎奈实在是吃不下去了。不大的工夫，就见我们的裤兜，上衣兜鼓了起来。这时候，一个意外却发生了。只见一粒枣子掉了出来，一下子砸到了房顶上，发出了“嘭嘭”的声响。那时要是不捡啥事也没有，可我们觉得果实来之不易，只是一弯腰，有无数个大枣从兜里掉了出来，只听屋顶上“嘭嘭”的声响乱作一团。“快跑！”随着在下边“放哨”的发小一声呼叫，我们顷刻间就跑远了。

接下来，三家大人都在场，就跟“三堂会审”一样。一番“审问”过后，“行刑”还算公平公正，先打的是邻居发小：“你个不争气的孩子，我叫你‘监守自盗’……”惨烈的叫声撕心裂肺。轮到我们也是一样：“我叫你们不长记性……”

大枣终于熟透了，“双节”也近在咫尺了，邻居大叔把我们叫在了一起开始打枣。他看着整整五面袋大枣对我们说：“我说到做到，今年丰收了，这几袋咱们都有份，一会等你俩父亲下班过来拿，你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你们说，是你们糟蹋完了好呀，还是这样分配好呀？”

.....

时光荏苒。旧城改造，乔迁新居，我们的老宅连同院落里的怀念，都随着历史的车轮离我们远去了。看今朝，思过去，思绪万千，儿时的冥思不已，现在好想再让父辈教训我们一次呀！可惜，这种奢望只能化作每年扫墓时看到的镜框里慈祥的面容了。枝繁叶茂的枣树，青中泛红的大枣，就连鸡毛掸子打在屁股上撕心裂肺的痛，都还鲜活地活在记忆里。如今，我只想头上几斤大枣，约上儿时的哥儿两个，重温儿时的那份情，不让今生再留遗憾。

回